



# 秦朔：拒绝无力



意见领袖 | 秦朔

从走上媒体岗位、开始做经济报道算起，今年是第 33 年，也是我觉得经济的压力感和挑战性最大的时候。



这个结论似乎很“灰暗”，但请注意，我说的是压力感，即人们的感受，而不是经济发展水平本身。过去几十年，中国的经济增速和经济成就放之世界也属罕见。这是客观的，也是基础的事实。

那为什么觉得如此之难？

通俗地说，就像爬山，爬得越高，越难。

如果看一下欧美日发达国家，不少人均 GDP 是中国的数倍，还会爆发

金融危机、债务危机、通胀危机等等，可见在任何经济发展水平上，都会出现问题。水平低的时候有低的问题，水平高的时候有高的问题。不是说，经济发展了就没问题了，很可能是，发展水平高了问题更复杂。

比如，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高，但负债率也不断提高，其平均负债率远高于新兴经济体。

一般想来，你比别人发达，负债应该少一些。实际恰恰相反，发达经济体使用更多金融工具为自己融资，用于扩张投资，提前消费，保障福利，等等。因此负债率更高。到底该不该“印钱”？负债率有没有边界？问题很复杂。

据国际清算银行 (BIS) 测算，截至 2020 年三季度，从政府负债率看，美国、欧元区、日本分别为 118.9%、97.2%和 223.3%，发达经济体整体政府负债率为 118.6%，新兴经济体为 59.3%，中国为 60.9%。再从居民部门杠杆率来看，截至 2021 年末，澳大利亚、韩国、加拿大等杠杆率在 100%以上，美国接近 80%，发展中经济体大多低于 50%，中国为 61.6%。

我举债务的例子是想说明，当我们意识到经济压力的严峻时，也要明白，这是在经济发展到达一定水平后的问题。虽然很苦，很难，但并不是倒退。中国总的经济福祉比过去有很大提升，同时在近年来，在内外外部诸多因素影响下，经济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，必须正视，并深层次求解。

这样想，我们在探讨问题时就会平静一些，而不是陷入无力感，不能

自拔。

以下就从现象、成因、出路等方面，和朋友们分享最近的一些观察和思考。

## 现象

上海从奥密克戎冲击中恢复正常后，我已经去过七八个省市自治区，采访了各类企业、官员，以及一些普通市民。高质量发展的突破比比皆是，而困难，也举目可见。

因何而困？三重压力，国际动荡，疫情困扰，人所共知。但影响到底有多深多广，还是要亲自看到，才感同身受。

这周我在黑龙江黑河、齐齐哈尔一带调研。黑河下辖的五大连池市，过去每天有 7000 多名俄罗斯人从对岸过来旅游休闲，一年 20 万人次，疫情后这笔收入就没了。当地出现过少量阳性病例，为查出原因，连俄罗斯每天早上飞来的乌鸦也打下了一批，进行检测。当地人说：“如果江上过来几个走私的，睁只眼闭只眼也许就过去了，但疫情之下，一点问题都不能出，必须严防死守。”

疫情把中国每个地方都害了一遍，都害苦了。

这里的黑土地正在收割玉米，很多是机械化作业，但有的地方的收割速度比原计划慢一些，原因之一是上海的疫情时间长，物流停摆，导致进口农业机械和部分零配件滞留在上海，运不过来。你看，中国最北边一块

玉米地的收成，也和上海的疫情相关。

我再次体会到，当每个地方严密封控的时候，不仅会卡自己的经济，也会卡你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经济。

这是我们共同的痛，希望它早点过去。

在酷热的重庆，我和一位出租司机交流，他是达州人，多年前到重庆开车，前两年把户口也落在这里。他买了房子，90多平方，花了80多万，现在每个月用公积金还2000多元。7月是他今年挣钱最多的一个月，除掉油费，净挣七八千元，但之前因为疫情影响，一个月最少时只能净挣两三千。一有疫情，客人就很少，而天气热，车里一直要开空调，成本少不了。

出租司机指着外边的店铺：“也就早晚有点人，一天都空空荡荡。”然后他脱口而出了一句话，“人人都在熬”。由于靠一个人工作维持不了家计，他妻子也在打工。问他会不会生二胎，他说：“一个养得都不容易，我周围没有谁愿生的，有的连一胎也不愿生。”

这一段和很多行业的企业有交流，发现“行行都在卷”。

很多人觉得白酒好做，整个中国酒业市场9000亿元规模，白酒占了6000亿。可是白酒企业告诉我，也就前面十几二十家企业日子可以，五六年前中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有1500家左右，现在已不到1000家。

国内乘用车自主品牌大概70家左右，我听业内权威人士说，真正赚

钱的只有几家。新能源汽车是大热点，增长迅速，但绝大部分企业还在亏损。

有个朋友做智慧城市方面的服务，他说，由于地方政府卖不出地，财政告急，发包给他们的项目收款很难，都是账面利润。某一线城市的 CBD 所在区，连三四十万元的项目都好久收不到钱。过去他们是行业龙头，现在华为、腾讯这样的公司也挤了进来。华为海外受阻，手机受限，所以卷到国内。还有一些从政府关联机构转制的国企也纷纷进入，市场变得更卷。唯一好的是银行资金很宽松，可以靠贷款解决现金流。

华为也不容易，今年上半年利润降到 150 亿元左右。而 2018 年上半年是 456 亿元。

当然有感到形势很好的企业，如上游做生产资料、新材料的。我问了几家，从六七月开始，因为终端需求不足的传导，他们也感到了增速下行的压力。

消费龙头一直被市场视为“稳定锚”，增速也在下台阶。比如海天味业，上半年净利润增速仅为 3%，创 2014 年上市以来新低。新消费品牌的困难，则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了，能保持增长的是很少一部分。

这里就不举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的实例了。他们真的不容易，我接触的干部，绝大多数工作时间都超过 996。

行行都在卷（企业），处处都作难（地方），人人都在熬（个人），这就

是我对最近所见的总结。



## 成因

上述现象我相信大家都看得见。我们不可能当鸵鸟，把头埋在土里看不见。

这些现象的成因是什么？

有国际因素，有疫情因素，有收缩性政策造成的“合成谬误”，有市场主体在网上一波波“声讨资本家”的声浪中的心灰意冷、去意阑珊，等等。不再赘述。

通过调研和交流，我有一些新的思考。我觉得当下的经济压力，根本原因可能是四个字：产能过剩。

产能过剩导致竞争残酷，所以谁都觉得日子不好过。

产能过剩不仅是企业和行业现象，也和 GDP 优先目标下的政府行为相关。多年来，各地政府非常努力地搞基建，建园区，拉项目，甚至自己搞风投和产业基金（如某市国资投资了“每日优鲜”，还有的国资要为本地公司到香港上市去托底），经济一有下行压力就逆周期调节。这都是要投入

**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**

[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\\_45451](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45451)

